

2020 遇见边关·特别策划

天空有多大，问问雷达兵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“方位××，距离××，高度××……”某海拔地域，又一次全要素、全天候实兵演练拉开序幕。

此时，祖国荒漠戈壁、高山海岛，都有我们的战友默默守护战位，凝望蓝天，编织天网，警戒一切来自天空的安全威胁。

“祖国有多大，听听西北风；天空有多大，问问雷达兵……”每当这段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，总会让一代又一代的雷达兵内心激荡起融入骨血的豪情。

时光的轮轴又转了一圈，在戈壁风沙里，在鸟礁细雨间、在雪岭冰川下，他们在守望凝视中，迎来了属于空军雷达兵的第70个生日。

1950年4月22日，我军首个雷达营成立，标志着空军雷达兵的诞生。从此，沉寂于历史的“烽火台”燃起现代狼烟——电波；一个古老的传说成为雷达兵的代名词——“千里眼”。

组建至今，空军雷达兵砥砺前行、成长壮大，成为我军战略预警体系的主体力量。然而，雷达站居高不下的布防海拔，决定了雷达兵的世界往往意味着偏远与艰苦。青藏高原之颠、茫茫沧海之滨、西北边塞之遥，紧挨都市之郊，他们的驻地大多分布在这些人类罕至的地方。

像驻守高山、鸟礁、戈壁、雪原的边关战友一样，他们站立在广袤大地上，在不为人知的方格里，静守守望那一片天、一片海，守望高高的云端、遥远的极边。伴着旋转天线、轰鸣电机，他们点燃青春之火，上演着“千般艰辛万般难，无怨无悔守空天”的叙事。

崇高的土地上，生长崇高的精神，奉献时无需豪言壮语，只是平常人生。那一一张张老照片，透着历史泛黄的厚重，整齐地珍藏在荣誉室。

照片里的老班长，总是簇拥在一起，头挨着头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他们眸子清亮，身后洋溢着蓝天，仿佛是他们绚烂青春的写照。远处的土坯房和几丛低矮红柳，透露出大地的贫瘠与荒凉，也映衬出官兵们的乐观与顽强……

雷达站的老班长指着照片上的人，一字一句地告诉后来者：“这是班长的班长，这是我们老站，是我们的根……”

这根延伸到了绝壁，扎进了沙土砾岩中，支撑起了空军雷达兵的精神，砾石在一代代肩负祖国国防安全的官兵心里。

暮色深沉，年轻的战友还在坚守，凝望一片星河璀璨。天空就是哨位，云端就是巡逻线。此刻，他们用刚进生命年轮的坚守，为空军雷达兵的生日献礼！



阔别近40年，年逾花甲的“圆岛老兵”李志光和当年的老战友们，从大江南北齐聚港口，乘船起航，踏上了魂牵梦萦的回岛路。

相比过去漫长的航行时间，如今不到4个小时即可乘船登岛。李志光的心里，还是希望船开得快些，再快些。海途颠簸，客船终于靠岸。走出船舱那一刻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老兵们心潮澎湃，泪眼模糊。

许多年前，部队从相距不远的圆岛移防至此。“部队番号在这里，家就在这里。”李志光喃喃说道。

隔海相望，如今，撤下驻军的圆岛一片寂静，岛上矗立的导航灯塔，为出海船只指明航向。60多年前，圆岛曾是战斗的热土；雷达站官兵曾成功保障

一座离云很近的山上，树木因喀斯特地貌很难自然生长；驻守山巅的雷达站营区外，一片小树苗却扎根成林。请看本报记者发自云南腾冲的雷达兵故事——

云端有片“扎根林”

■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苏廷强

“1、2、3……30、31……”汽车沿着九曲回肠的山路向山顶爬升，数不清转过多少道弯儿，记者一行攀上这座矗立在西南边陲的山。

阳光洞穿雾气，营门前的哨兵身姿挺拔，在这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之巅，只有坚韧的植物和顽强的战士能够扎根下根来。

大山的考验

走进营区，阳光耀眼，白云悠悠，忽而一声惊雷响起，站长杨映滋立马跑向指挥室，以“迅雷”之势指挥官兵进行装备防雷部署。

驻守西南边陲的大山，雷达站官兵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。“雷电是我们这里的‘常客’，晴天打雷在这里并不稀奇。”官兵们说，雷电总是猝然而来，走时还要给营区留下痕迹，“有时烧坏线路，有时损坏装备，搞得营区一团糟”。

当战备变成生活常态，官兵们更懂得了枕戈待旦这四个字的含义：“这里的天气变化无常，让我们很难预知战斗警铃何时响起。”在杨映滋看来，与“雷电”交朋友没什么不好，反而锤炼了战备意识。

建站至今几十年间，守望云端的官兵想尽办法，在营房上建起避雷塔、加装避雷针，在营房周围撒工业用盐增强防雷效果；为确保营区安全，上级将所有营具更换为木质营具，高标准改造了房间的避雷设施。

“我们宁可自己吃苦，也不能让雷达有丝毫损伤。”说起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装备，上士操纵员钟宽的语气中透着倔强，清澈的眼眸闪着光。这位老兵是雷达站的维修能手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他日夜呵护着雷达装备。

一次，天边突然打闪，接着山巅氤氲起雾，云层越来越厚，这是雷暴来袭的前兆。值完班的钟宽带人冲上阵地，布置完防雷装置，又逐一为装备断电。在钟宽的“雷达兵字典”里，他们必须争分夺秒，与“雷神”抢时间。

完成任务回到宿舍，一口气还没松下来，一道闪电“咔嚓”打下来——“轰”的一声，营区电线被击中，室内灯泡碎得满地。

这次雷暴天气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，巨大雷声仿佛在头顶劈开一般，钟宽和战友望着山顶阵地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直到雷暴过去，他们再上阵地检查，确认雷达无恙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这山说高也不算太高，西南边陲冷湿气流对冲，极易在山巅形成气旋。”钟宽打趣说，风、雨、雷、雾轮番上阵，这些都是大山的考验。

每年冬季，山上刮起八级大风，官兵上阵地值班都得“手挽手”走；“一年两场雨，一次下半年”，山上雨季潮

热难耐，蚊虫出没，尽管配备了防潮玻璃、烘干机，防虫药也齐备，但让大家最不舒适的，还是“能拧出水来”的衣物被褥。

大雾天，更是一季四季不会“缺席”。雾来了，个把月不见阳光。

那次，一位探亲军嫂上山，在家属房住了半个月“愣是搞不清营区啥样”。又过了一周，军嫂要下山了，太阳依然羞涩地不愿露面，她和爱人依依惜别，两人站在家属房门口合影留念。

“人间仙境也胜寒，有爱陪伴格外暖。”微信朋友圈，这位军嫂和她的爱人留下“岁月书签”。就是在这样的高山上，任凭风雨雷电侵袭，爱与坚守总能经受考验。

一起向阳，一起扎根

营区外，一片扎根林长得倔强。

为了享受光合作用，小树在山巅努力向上生长，一株株长成了顽强挺拔的模样。它们倔强地向上，把枝条伸向离太阳更远的地方，把根系延伸向岩石缝隙的深处。

这天，上等兵付俊峰下了哨，来到一株小苗旁，小心翼翼地擦去树叶上的灰尘。看到树苗又长高了些许，这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上眉梢。

去年，付俊峰和新战友一起来到雷达站种下扎根树。起初，10余株树苗长势都不错，偏偏付俊峰的这株小树长势不佳，风一吹嫩绿的叶子纷纷飘落……“为啥我的小树病恹恹的？”付俊峰一有时间就来看树苗，又是培土又是拔草，为此常常闷闷不乐。

“山上土质碱性大，种树要得法啊。”在老兵帮助下，付俊峰将树苗重新移栽。半年时间，付俊峰每天都来看小树，和它说说话，悉心呵护它的成长。这棵树也仿佛听懂了他的心声，渐渐抽出嫩芽，小付这才卸掉心头的包袱。

今年1月17日是付俊峰的生日，在连队吃完生日蛋糕，他独自一人悄悄来到扎根树旁，将一块写着字的手帕系在树枝上：“咱俩约好一起向阳、一起扎根、一起成长”。

午休时间，山林寂静，制高点的雷达兀自旋转。警报声猛然拉响，阵地上，值班操纵员黄光晶第一时间锁定目标，即刻编批上报。

阵地一角，一床被褥整齐摆放——原来，雷达站人少任务重，为了确保阵地时刻有人值守，官兵们干脆将床铺搬到阵地，每周轮流24小时值守方舱。

那天，走下阵地长长的石板路，记者与上士王帅一路同行。刚刚结束6个小时的战备值班，这位“金牌操纵员”的脸上写着疲惫，但一聊起保障任务，他的眼神忽然有了光亮。

那是一个午后，显示屏上光点跳



动，被王帅敏锐地捕捉到异常信息。

“回波连续，航向稳定……”通过仔细比对数据，王帅迅速做出空情判断并上报。随后，根据雷达站上报的情况，上级指挥所迅速组织战机起飞查证，王帅的判断得到了证实，确保了边境空情安全的万无一失。

从发现、追踪、到做出判定耗时不足5分钟！战友都说：“王帅是艺高人胆大”。王帅却说：“为了防空安全，一线操纵员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快是一种自信，准是一种能力。”

电光石火间，准确捕捉空情靠什么？靠的是操纵员千锤百炼的训练和积累。

嫂子做的“家乡味”

初春，山巅雨夜，寒意逼人。营区来队家属房，飘出几缕炊烟，让这冰冷的山巅有了温馨的烟火气。

没一会儿，上士杨奥林的妻子周红敏打着手电，把用一次性饭盒包装好的汤圆，挨个送到指挥室、方舱门口……来队数月，周红敏经常为战友们调剂伙食。大家总说：“嫂子的手艺，总能让我们吃出各自的家乡味。”

想家、盼团圆，是每一个山巅守望者都会有的朴素情感。雷达站的军嫂最懂雷达兵，只要来队探亲，她们都会大包小包捎来各种特产，亲自下厨给官兵烧菜做饭打牙祭。

“战友们值班辛苦，我这当嫂子的帮不上啥，准备了点儿热乎的夜宵送来。”自从周红敏来了山上，大家每晚都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夜宵，饺子、

面条、炒米饭……

刚上山一年的上等兵刘敬阳想家了，周红敏便做了一道火腿米粉给这位家在湖北广水的小伙儿送去，他吃得热泪盈眶。

雷达站虽小，但在官兵心中就是家。指挥室里，杨奥林接过妻子送来的餐盒，一盒盒分发给正在值班的战友，思绪又飘回6年前——

那是一个夏天，周红敏上山没住几天就吵着要下山：“我大老远跑来，你也天天不见人影。”说完，她豆大的泪珠滚落衣襟。

家属房到指挥室，直线距离不过20多米。可这段距离，对于雷达站官兵来说却是遥远的——遇上重要任务，必须吃住任在阵地，阵地就是“家”。用周红敏的话说就是：“几天见不着人，见面就说几句话，一走又是好几天。”

第二次探亲，周红敏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上山过年。那次，杨奥林又是接连多日在阵地值班。除夕夜，年幼的女儿突发高烧，周红敏只好抱着孩子找到站长，军嫂赶忙给小家伙输液退烧。

两天后的中午，杨奥林执行完任务回到宿舍。周红敏见到他就红了眼眶，但杨奥林双眼熬得通红的模样，让她一肚子怨气顿时没了踪影，禁不住低头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

不久前，离开雷达站多年的指导员刘宜想打来电话。他专门让妻子和自己一起与站里的老兵视频通话。电话那头，杨奥林含着泪告诉刘宜想：“后山种下的树苗长高了，您和嫂子一定常回‘家’看看。”

“家”，在每一位离开的官兵心里，已经不仅是一个方向、一个温暖的代



图①：付俊峰（前左）和他栽种的扎根树；图②：官兵闲暇时光与家人视频通话；图③：兵与“兵林”。 许航川摄

名词。它还意味着曾经的青春岁月与朝夕相伴的战友，意味着离开后的半生牵念。

十几年前，连队一位老指导员种下自己的扎根树——一株木莲树。这株枝繁叶茂的大树，一直挺立在营门口。那年，一场雷暴袭来，树冠被劈掉一部分。可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像驻守在这里的官兵，几年后，它又恢复了昔日的繁盛样子。

官兵们说，雷达站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，扎下了根就有了魂。驻守过这座山的兵，一辈子都是雷达站的人。 本版制图：梁晨

“若我是飞鸟，一定飞回你身边”

■赵第宇 本报记者 李建文

击落敌机，创造“一把土、一滴水”的红色前哨精神。

圆岛没有土，覆盖地面的几乎全部是碎石。凡有老兵回营，都忘不了60年前的那个约定：“上岛请带一把土”。

1961年，无线电员徐承来参加集训回岛，临行前受到炊事班班长陈金良背上岛修灶的启发，用口袋装了满满一包土背上岛，在圆岛建起第一块“巴掌田”。

从陆地带土、劈石造田，接雨水、化雪水，种青菜、种鲜花……后来，官兵们在岛上建成大大小小38块“巴掌田”。“上岛请带一把土”也成为守岛官兵约定俗成的传统。

如今新营区里，块块“巴掌田”生机勃勃。李志光和老战友们颤巍巍地捧起从家乡带来的土，倒入一畦田地中。

“那年，油机员左林富患病，卫生员把水和药递给了他。考虑到连队缺水严重，为保障油机设备用水，左林富悄悄地将水倒回了‘战备桶’，把药片干吞了下去。”担任荣誉室解说员以来，下士韩相涛每每说起“一滴水”的故事，总是激动不已。

那天，韩相涛给记者讲起了一个

人，他还说：“是老宋影响了我，让我懂得了守岛的意义。”

“老宋”叫宋世鹏，从毕业分配上岛当排长开始，他在这里守了15年，是岛龄最长的兵。2013年，结束岛外某雷达站任职后，他婉拒了留在上级机关工作的机会，再次毅然回到圆岛。

那年隆冬，狂风裹挟暴雨忽然而至，很快成了冰雹。冰冷的雨水滴落在雷达天线上，在寒风中迅速凝结成冰，眼看就要把天线压断，宋世鹏带人冲进暴雨中。

他们像守护婴儿一样用身体护住雷达，一边防止雨水滴落结冰，一边用小锤除去天线上的冰碴。肆虐的狂风吹得大家睁不开眼睛，冰冷的雨水浸透外衣，大家的双手已经冻得不听使唤……

随着时代发展，官兵住上了新营房，上级给站里配发了烘干机，4G网络覆盖营区……然而受地质条件限制，雷达站吃水用水紧缺难题，始终没能彻底解决。

炊事班班长唐勇是站里的用水“管家”。他每天定时测量水井中的水量，精打细算安排全站用水。记者采访当天，本该是一周一次“放水洗澡”的日子，可井下储水量不够深，只

能勉强保障炊事，他狠下心拧紧了水龙头。

一年春节，海上大雾弥漫，补给船无法起航。这个关口，岛上突然漫天飞雪，输水管因低温结冰爆裂，连炊事用水也难保障。

唐勇和战友一头扎进风雪，扫雪开道，引导水车上山。近5公里的陡峭山路，他和战友从天亮清扫到了天黑。断供的那个除夕夜，全站官兵靠着窖藏的罐头和粉条，做成了一桌菜。唐勇说，那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难忘的年夜饭。

“每天想你无数回……若我是飞鸟，一定飞回你身边。”面朝大海，傣族战士傅勇记的一曲民歌，李志光等几位老兵再次泪眼朦胧。傅勇记和几名新兵的目光锁定不远处的那块礁石。班长告诉他们，那是祖国的领海基点之一，他们所站立的地方，是海防前哨，是祖国母亲臂弯最前沿的地方……

图①：难舍；图②：讲述。 程林虎、叶迪摄

马街山的“逆行”

■苏廷强 本报记者 李建文

再上马街山，4月仍飞雪。雷达站的老兵说，受特殊地理条件影响，山巅年平均气温不足10℃，7月飞雪也是常事。

2018年底，一场持续4昼夜的暴风雪不期而至，积雪阻断了通往阵地的路，掩埋了雷达线缆。雪停了风没停，一夜之间在营区垒起10多个“小雪丘”。就连在山上生活了10多年的老兵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。

雪，就是马街山的“四季标配”。去年一场暴风雪来得毫无征兆。晚上，营区突然一片漆黑，断电了！

“糟了！积雪又把电缆线压断了。”已经躺在床上的上士技师程林虎，麻利地裹上大衣，带上班里的3名战友，拎起工具闯进雪里。积雪已经没过防寒靴，踩进去深一脚浅一脚，雪直往鞋口里钻。“风特别大，我们相互搀扶，挽着手往前走。”下士周旭东笑着聊起这一幕说，人生的“逆行”往往最值得回忆。

那晚，他们沿着线路一点点巡查，走出去近1公里才找到受损部位。大家用冻僵的手一点点把线缆接好、加固。当营区的灯光重新点亮，早已过了午夜。

今年初又一次抗击暴风雪，战友们公认：“四级军士长于墩是最奋不顾身的一个。”那天雷达站接到消息：推雪车在半山腰出现故障。于墩主动请缨，要求前去维修。

大雪覆盖了道路，分不清哪儿是路、哪儿是沟坎、哪儿是山坡、哪儿是陡崖。于墩走在前面，用身体推开1米厚的积

雪，为战友开路。两个小时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等待救援的推雪车。一路上，于墩把自己的防风镜给了战友，返回途中，他自己犯了雪盲症……

于墩在今年即将退伍，按照惯例他早该下山休整。上级多次提出安排他下山，他却坚持要在马街山上守到最后一天。战友们都说，于墩也是一位“逆行者”。

一次大雪过后，战备铃声骤然拉响。上士张三洋条件反射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却一个趔趄摔在地上。他的痛风又犯了！一用劲，膝盖、脚踝疼得用不上力。

长期驻守山巅的人都知道痛风的“厉害”，那是高寒高湿气候给他们打下的烙印。张三洋不顾战友的劝阻，坚持要到战位上去：“我是班长，遇上紧急情况，我毕竟年长几岁，处置经验也多一些……”

战士刘军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：“我们几个劝不住班长，索性把他抬起来，一鼓作气冲上阵地。”

越是困难越冲锋，这是一群人的“逆行”。难怪有人说，马街山的环境最能“熏陶”出一名好兵。

连队阅读室里，挂着一幅画，画中的马街山人目光炯炯。这幅画的作者是在读军校时提干战士张博韬——一名“马二代”。

张博韬的父亲也曾曾在马街山当过兵。军校毕业的时候，张博韬准备郑重地向组织提出申请：再回马街山，再来一次“逆行”。